

生成价值论

曹飞 著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价值哲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转换」(立项号 04C0052)的最终成果

中华地图学社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价值哲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转换”（立项号：04C005Z）的最终成果

生成价值论

■ 飞 著

中华地图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成价值论 / 曹飞著. — 上海: 中华地图学社,
2006.6

ISBN 7-80031-353-0

I. 生... II. 曹... III. 价值(哲学)—研究
IV. B0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 第 114151 号

生成价值论

曹飞 著

责任编辑: 刘宪文

中华地图学社 出版、发行

装帧设计: 五行人平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889 × 1194 1/32 5 印张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31-353-0 / K·237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本书是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价值哲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转换”的最终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和谐发展、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环境保护等许许多多问题都涉及到哲学价值观重建问题,无论是政府行为还是国民的个体行为都要遵循科学的价值规范。这就使得本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被漠视的价值问题迅速得到凸显,要求给予科学的解释。但是,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我国价值哲学的研究几十年来虽然非常热烈,但总的说来突破不大,不能为这个激烈变动的时代提供理论营养和实践依据。出于这一理论焦虑,作为价值论研究比较活跃的地区,“价值哲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转换”被列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本书作者作为省级党校哲学教研部负责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工作者,有义务依傍自己对现代逻辑学的独特理解,采取新的思维方式,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发展作出努力。

本书的基本观点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价值不是预成的,而是生成的。

为了证明这一与迄今所有价值论者迥异的新鲜结论,该书除将逻辑重点放在思维方式的转换上之外,在结构安排上也具有突出重点、围绕中心、阐明观念、层层推进的特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价值问题要算是疑窦最多、争议最大的一块,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框架,比如,需要价值论、效应价值论、信息价值论、人道价值论、时间价值论、生命价值论、能效价值论等。在本书作者看来,上述价值理论之间不管如何冲突,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价值客体化或自然化了。自然化或客体化的实质就是实体化,而任何实

体都指向过去，是预成的，所以，它们虽然名目各异，但都可以归入实体价值论和预成价值论这一大的体系；但在本书中，价值恰恰不是实体而是一种生成过程，指向未来，体现出一种应然形态。

全书三章。

第一章“从预成价值论到生成价值论”是整个理论的逻辑支点。

本书作者为逻辑学专业的哲学硕士，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这就使他能够站在现代逻辑学的高度，关照和梳理“价值”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莫衷一是的问题。很明显，本书是作者对自己的逻辑学著作《直言逻辑及其哲学问题——“是”的逻辑哲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的拓展和主题转换。

在第一章，作者运用自己在《直言逻辑及其哲学问题——“是”的逻辑哲学研究》中对传统直言逻辑形式“S 是（不是）P”的独特发现，认为“如何是”和“是什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追问后者必然落入预成论，追问前者只能是生成论，因为“是什么”表征事实，指向过去，揭示的是实然世界；而“如何是”表征过程，指向未来，揭示的是应然世界。未来与过去，既体现着反实在论和实在论的区别，又体现着实现论与符合论的区别，还体现着多值逻辑与二值逻辑的差别。作者在从逻辑上分析了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的区别和联系之后提出，“当人们通过实际行动从实然世界迈向应然世界时，过去与未来便贯通起来，价值也就由此生成了”。

第一章虽然直到最后才点出了价值，但它是全书的关键，因为它不但体现着作者在思维方式上的革命，而且是立论的前提，所以作者对它耗费了相当篇幅。

第二章 “生成论视野中的价值问题”是本书的中心题域。

价值既然不是预成的而是生成的，那么，它所关涉的就不是“是”而是“应当是”，也仅仅是“应当是”而已。因为作为应然命题标志的“应当”，不但可以与“是”结合为“应当是”，还可以与“做”结合为“应当做”。但是“应当做”不是价值命题，而是行为规范命题。于是存在三种命题形式：事实命题（是X）、价值命题（应当是X）和行为规范命题（应当做X）。行为规范的根据是价值规范，价值规范“应当是”的根据就是价值生成的根据，亦即价值选择的标准。事实命题（是X）中的“X”指向过去，价值命题（应当是X）中的“X”指向未来。前者的X已经是事实，后者的X虽然在未来有可能成为事实，但在陈述的此时还不是事实。作为应然范畴的价值，与人密切相关，在与人无关系的纯自然世界根本不发生价值问题。应然问题的发生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从主观方面看，只有有意识的活动才发生应然问题；从客观方面看，只有可以如此也可以不如此的活动才发生应然问题，因此，价值源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超越性，而与人的受动性或依赖性无关；真理源于人的存在对自然的依赖性，价值则源于人的存在对自然的超越性。真理更多地与人的理性能力有关，价值更多地与人的情感意志有关。价值与真理的关系包含如下三种关系：首先，价值与真理密切相关，只有合乎真理才能成为价值。真理属于必然范畴，价值属于应然范畴，价值是以真理为基础的，真理的客观性决定了价值也具有客观性。其次，价值与真理也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真理源于客体的本性，价值源于主体的本性。另外，价值与真理相互作用，获得真理是主体客体化的基础，确立价值是客体主体化的前提。关于价值能否界定的问题，本书认为，就形式而言，价值可以界定为“应当是X”；

但就实质而言，价值不能界定。因为，如果从实质上能够界定出价值是什么，那就等于承认“应当是 X”中的 X 是已然存在，这本身就和“应当”不能自恰或者自言相违。价值不仅有大小的不同，还有高低优劣的差异，持久性和基础性是决定价值层级的重要标准。一般说来，不同层次的目的者具有不同层次的价值，人以什么为最终目的，什么就是最高价值；人的发展是人的价值的生成、追求与实现的过程；由于人的发展是人通过自觉能动的创造活动开辟道路的，创造是人区别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鲜明特征，因此，价值源于人的创造活动。在人的创造活动中，独特性的程度是衡量价值高低优劣的重要尺度，所以，越有个性的创造就越有价值。人的个性是在人的自由创造中形成的，因此，自由个性即每个人的自由、全面而充分发展就是人的最高价值。

第三章“生成论视野中的价值观念”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这些关系所作的观照。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本书紧紧抓住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这一对至今仍争论不休的口号展开讨论。作者在深刻解剖了自然中心主义所潜在的内在矛盾之后，熟练地运用价值是生成的而不是预成的这一原理，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就是建立在人类健全理性和情感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

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本书在对国内外主流观点作了较为详尽的剖析的基础上，提出“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应该以人为本，而不应该以社会为本”。

关于人与人的关系，本书主要辨析了“主体间关系”和“互为主客体关系”这两个主张，最后得出结论：“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而充分的发

展为最高原则，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成为主体间关系，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应当成为主客体关系。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和人与自然、社会的主客体关系是互为中介的。人既是主体性的存在，又是主体间性的存在”。

本书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其基本观点可以说是对迄今所有价值理论的拨乱反正，自成一家之言，构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且具有原始创新的性质。作者成功地区分了“是什么”和“如何是”的逻辑走向，把所有现存价值理论顺理成章地归入实体化价值论即预成式价值论，从而把自己的理论与它们对立起来且名之为生成价值论，可谓独辟蹊径、别开生面，会使读者耳目一新。

本书虽然主要在意于学术上的标新立异，但它所阐发的价值观念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全部实践中将会发挥一定的积极影响。

曹飞

生成价值论

目录

1	前言
1	第一章 从预成价值论到生成价值论
2	一、“如何是”和“是什么”：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8	二、未来及其与过去之多重差异
30	三、价值生成：从实然世界迈向应然世界
35	第二章 生成论视野中的价值问题
36	一、价值：“应当是”及其根据
41	二、价值是不是事实？
50	三、价值是否与人相关？
56	四、对几种价值界定的评析
65	五、价值源于人的能动性
68	六、价值与真理
72	七、价值能否界定？
75	八、价值之层次性
87	九、价值与发展
88	十、价值与创造
89	第三章 生成论视野中的价值观念
90	一、人与自然——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
112	二、人与社会——以人为本，还是以社会为本？
122	三、人与人——主体间关系，还是互为主客体的关系？
139	附录 从人的存在观点看事实、真理、价值及评价
149	专家鉴定意见
152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从预成价值论 到生成价值论

在对价值的哲学研究上,“价值是什么”也许是
我国学术界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
对这一问题都努力作出自己的回答,并以此建构各自
的价值哲学理论体系,如需要价值论、效应价值论、
信息价值论,等等。然而,不管对这一问题如何作答,
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哲学思维方式上的严重偏差,因
为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本身就预设了“把价值看作已经
形成的某种东西”的预成论思维方式,预设了“把价
值归结为事实”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并由此抹杀了
价值的未来指向性这一根本特征,从而掩盖价值生成
的秘密。鉴于此,本章拟从对追问“如何是”与追问
“是什么”(生成论思维方式与预成论思维方式)的比
较出发,在深入分析未来与过去的多重差异的基础
上,对价值生成过程作一探讨和思考。

一、“如何是”和“是什么”： 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是以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传统直言逻辑为逻辑基础的。

亚里士多德在其逻辑研究中，把命题看作最基本的有真假意义的单位。他把命题划分为简单命题和复合命题两种，并将后者归结为前者的组合。他又把一切简单命题都归结为“S是（不是）P”形式的命题，并着重研究了后者的逻辑意义，以此建立了自己的三段论逻辑。

在传统直言逻辑中，“S是（不是）P”形式的命题被看作主谓式的性质命题，即断言实体具有（不具有）某种属性的命题，其中主词表示实体，谓词表示属性，实体独立自存，属性依附于实体，“是”表示谓词所表示的属性“内在于”主词所表示的实体中，或主词所表示的实体“具有”谓词所表示的属性。既然一切命题都可归结为简单命题及其组合，而一切简单命题都可归结为“S是（不是）P”形式的命题，那么一切命题都是断言实体具有（不具有）某种属性的命题。这样一来，人们的一切思维就都是关于实体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的思考。于是，“实体—属性”的二维结构就成为传统哲学的基本结构，实体中心主义（或曰“实体论”、“本体论”）思维方式就成为传统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

在传统哲学中，“实体—属性”二维结构、实体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其世界观上。我们知道，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在生活中，凡人皆有两个世界：一是内在的主观世界，一是外在的客观世界。前者常被称为内心世界或精神世界，后者常被称为外部世界或物质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显

然,这两个世界的分别是在人的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其关系问题是在人的生活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因而也只有在人的生活实践中才能得到解决。就自然界而言,是无所谓主观、无所谓客观、无所谓主客观的关系的。离开人、人的生活、人的实践,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分别就不复存在,其关系问题也根本不会发生。然而,在哲学史上,在马克思哲学产生之前,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这就是:离开人、人的生活、人的实践,来抽象地谈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都采用了实体中心主义思维方式。马克思哲学产生之前,旧唯物主义哲学主张,自然物质是实体,精神是属性,用抽象的自然物质(物质实体)来解释或说明人的精神世界。唯心主义哲学则主张,精神是实体,物质是属性,用抽象的精神实体来解释或说明人的物质世界。尽管旧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主张完全相反,但它们都是远离人、人的生活、人的实践的抽象的实体论哲学,它们的深层结构都是“实体—属性”的二维结构。

马克思哲学则不同,它本质上是以人及其生活实践为核心的世界观,或称实践论世界观。实践论世界观既不把主观的内心的精神世界归结为客观的外在的物质世界,也不把客观的外在的物质世界归结为主观的内心的精神世界。在实践论世界观看来,无论是主观世界还是客观世界、内心世界还是外部世界、精神世界还是物质世界,都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都不是最终的解释原则,它们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需要说明和解释的对象;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及其分化和统一的问题,只有在人的生活实践中才能得到说明、解释和解决。只有人的生活和实践才是最终解释原则和最终解决途径。人的生活和实践不是现成的实体,而是不断生成的过程。生活和实践这一实践论世界观的根本观点或核心观点表明,马克思哲学完全突破了传统哲学“实体—属性”的二维结构,突破了其实体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

在现代经典逻辑中,对于“S是(不是)P”形式的命题,人们不再把主词S和谓词P看作表达实体和属性的词,也不再把“是”看作表达实

体与属性间“具有”关系的词，人们把“任何S是P”分析为“对于任何一个x，如果它是S，那么它是P”，把“有的S是P”分析为“至少有一个x，它既是S又是P”，其中x为主词，表示对象，“是S”、“是P”为一元谓词，表示属性，“是”被看作一元谓词的标志符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样，人们就严格区分了对象与属性，并由此严格区分了对象与概念。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将“……是S”、“……是P”这样的含有空位的表达式看作表达概念的表达式，而将能满足以上表达式的个体词看作指称对象的词。因此，在现代经典逻辑看来，断言“这是某某”，就断言了“这”具有“是某某”的属性，同时“这”也被对象化了。既然“是某某”表达的是对象（实体）的属性，那么当人们追问“是什么”时，即使是现代经典逻辑也不能摆脱“实体—属性”二维结构，不能摆脱实体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现代经典逻辑中，系词“是”只是被看作一元谓词的一部分，而没有当作一个独立的意义单位分析出来。这是现代经典逻辑对“S是（不是）P”形式的命题的分析所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无论是在传统逻辑中，还是在现代经典逻辑中，追问“是什么”都会导致“实体—属性”二维结构，导致实体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

我在《直言逻辑及其哲学问题——“是”的逻辑哲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既不同于传统逻辑也不同于现代经典逻辑的看法。我认为，“S是（不是）P”形式的命题本质上不是表达实体具有（不具有）某种属性的性质命题，而是关系命题，它们都表达主谓词在全部或部分所指上的同一（不同一）关系，其中S和P都指称对象（实体），“是”表达同一关系。如果我的上述看法不错的话，追问“是什么”就不会导致“实体—属性”二维结构，而将导致“实体—关系—实体”三维结构。尽管如此，但追问“是什么”，仍不能摆脱实体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因为在“实体—关系—实体”三维结构中，起点和终点都是“实体”，人们所关注的仍是“关系”两边的“实体”。在我看来，追问“是什么”，就是在追问“与什么同一”，而当人们作这样的追问时，都预设了

主谓词所指称的对象自我同一，亦即预设了传统逻辑的同一律。换言之，一切追问“是什么”的思维活动，都是从“甲是甲”（“甲同一于甲”）这个既定前提出发的（如果连甲自身都不是甲，就根本不存在甲是什么的问题）；或者说，都把“甲是甲”（“甲同一于甲”）看成了不可置疑的既成事实。然而，哲学的任务，就是对一切预定的前提进行批判，哲学在本性上不允许从现成的东西出发，对“甲是甲”也不能例外。甲如何是甲呢？或者说，甲如何成其为甲呢？萧诗美在其《是的哲学研究》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言曰：

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甲是甲”中的“是”说的是“每一是者如何是”。哲学之所以要问“是者如何是起来”这一问题，是因为在通常的判断“某物是什么”中，作为主词的某物乃是一个现成之物。而哲学不允许以现成的东西作为前提，于是就要追问：你说的这个某物本身是什么？这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问法；从这种问法中必然会产生现象与本体的区分。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成：这个某物是怎样成为某物的？这里的“成为某物”也就是“是某某事物”之意。这也就是卡恩所说的系词“是”的第二种作用，即引入主词自身，使之成为我们的对象。我们分析过“是”在起这种作用时英语要求写成“*There is X*”，其中的*there*没有实际意义，把它悬起来，剩下的“*Being X*”就是“是某某”、“成为某某”的意思。A. J. 赫舍尔在《人是谁》中就用这种办法把*human being*改写成*being human*，以表示“如何成为一个人”的含义。

维特根斯坦在分析“是”这个词的用法时也说：“我们谈论某物，但也谈论某物的发生。”此处的“发生”就是让某物是其所是的“是”。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命题“*X是Y*”正是谈论某物（*X*）是什么（*Y*）的；而“*X是*”则仅仅是谈论某物（*X*）如何发生（是），即如何成为某物。谈论某物“如何发生”就等于说：普通命题“*X是Y*”中的主词*X*本身就有个如何是其所是的问题。显然，只有当*X*已经是某某

事物了,即已经作为一个客体对象站立在我们面前了,我们才能进一步从是者上去谈论它是什么或是怎样。可见哲学问题“甲为何以及如何是甲”,乃是对经验命题的主词所作的一种前提追问和描述,而这正是哲学应干的事情。实证科学把某物看成现成之物,自然不会产生这种问题。哲学若漏掉这个问题,就是独断论和现成性的思维方式。旧唯物主义也具有这个特点,因为它对事物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上去理解。

这个“如何是”的问题之所以无法删除,是因为“甲是甲”本身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甲是甲”本来是毫无疑问的。它之所以会变成一个问题,全因为哲学思维超出日常意识和实证科学的缘故。“甲是甲”表明每一事物都与自身同一,这是理性和科学的基本要求。但是只要承认这种“与自己的同一”是有条件和中介的,就意味着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是否是它自身以及如何是它自身的问题。例如费希特就发现我并不总是我,我有不是我的时候:“在我有自我意识之前,我究竟是什么呢?对此,自然的回答是:“我根本不是,不存在,因为我(那时)不是自我。”“我是我”的前提条件是我对自己有所意识。这个我对我自己的意识行为和经过,不就是“我是我”的方式或过程吗?这个过程可以在瞬间完成,也可以说永无止境。按当代生存论哲学的某些讲法,由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把自己藏身于常人当中,我不是我反倒成了一种常态,我要是我反而变得十分困难。与肉体的生死有无问题不同,“我是否是我”以及“我如何是我”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问题。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是否是它自身的问题,因而都有一个是其所是的过程和如何是的方式。^①

萧诗美在这里恰当地区分了“是什么”与“如何是”,区分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两种不同的追问方式。我基本同意萧诗美的上述看法。我认

^① 萧诗美:《是的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319页。

为，追问“是什么”与追问“如何是”是根本不同的，前者为实体论的思维方式，后者为价值论的思维方式。当人们追问“是什么”时，人们关注的是位于“是”之后的“什么”，即“同一于什么”，这个“什么”表示的就是一个或一些现成之物，亦即已经形成的实体。当人们追问“如何是”时，人们关注是“是”的过程，亦即“成为某某”的过程。“是什么”要求实然的回答，“如何是”则要求应然的回答。前者指向过去，要求对已经过去的事实进行描述；后者指向未来，要求对将要发生的过程进行规范。当人们面向过去时，在人们面前呈现的是一个个已经完成的事实。如果还未完成，就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过去。而当人们面向未来时，人们面对的则是一个个应当如何的选择。诚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也说“应当”（如，“我昨天应当如此这般”），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也说“是什么”（如，“我将是如此这般之人”）；然而，这样的语句总是或显或隐地带着虚拟的语气，当人们用这样的语句来思考问题时，总是或者假想自己处于过去，并站在过去的那一时间点上来规范将要发生的过程，或者假想自己处于未来，并站在未来的那一时间点上来陈述已经过去的事实。

我们之所以认为，“是什么”指向过去，“如何是”指向未来，其理由还有如下两点：第一，追问“是什么”时，人们关注的不是“是”，而是“是”之后的“什么”，亦即“是”的过程之结果，而任何结果都是已经完成的东西；追问“如何是”时，人们关注的就是“是”本身，或者说，就是“是”的过程，而过程之所以为过程就在于其尚未完成，如已完成就成结果。第二，“是什么”作为问题，其本身就预设了“是”作为一个过程已经完成，若“是”的过程没有完成就根本不能追问这样的问题；“如何是”作为问题，其本身就预设了可以这样去“是”，也可以那样去“是”，或者说，既有这样去“是”的可能性，也有那样去“是”的可能性。如果仅有一种可能性，就根本谈不上如何去“是”了。而对于过去的事情来说，就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已经实现出来的那种可能性。只有对于未来的事情来说，才有多种可能性。

刨根究底地追问“世界是什么”是传统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由于“是什么”要求实然的回答，总是指向过去，“世界是什么”与“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就有着非常相近的涵义，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可能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已经完成的实体，可能导致封闭的解释世界的实体论（本体论）哲学体系。

现代哲学不同于传统哲学，追问“如何是”是现代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由于“如何是”要求应然的回答，总是指向未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使现代哲学成为开放的价值论哲学体系。

过去是已经确定的，未来则是尚未确定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根据过去的生活经验来对待未来，所谓“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就是指的以上情景。正因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就成了“如何是”（“应当是”）的基础或根据。人们在确认“如何是”之前，总要预先确认“是什么”。从“是什么”到“如何是”成了日常思维的最基本的路线。然而，这一最基本的路线显然是建立在未来与过去虽有差异但可以相通这一基础之上的。那么，未来与过去有何差异呢？如何相通呢？

二、未来及其与过去之多重差异

（一）亚里士多德关于未来偶然性的思想及其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其《解释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关于未来偶然性的问题，其言曰：

关于现在或过去所发生事情的判断，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必然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无论是关于普遍的全称命题，还是关于个别的单称命题，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总要或者真实，或者虚假。……